

剧本选辑

第六辑

(武汉市文化局供稿)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包公智斩洛阳王

.....郭景星（1）

火焰山

.....石受成（38）

包公智斩洛阳王

郭 景 星

人物：	包 公	包夫人	王延龄	宋 王
	赵 洪	赵 能	司马广	司马妻
	张 保	包 兴	梅桂香	王 朝
	马 汉	张 龙	赵 虎	丫 环
	四校尉	四内侍		

第 一 场

〔洛阳赵王府。〕

〔赵洪上。〕

赵 洪：〔念〕洛阳不如汴京城，
做梦也想把基登；
私造印玺练兵马，
赵洪我要坐朝廷。

〔赵能上。〕

赵 能：给千岁报喜！

赵 洪：喜从何来？

赵 能：千岁，真龙天子的玉玺，造出来了。

赵 洪：造出来了？快快呈上。

赵 能：将玉玺呈上。

〔二宫女捧金盘呈玉玺上。〕

赵 王：啊哈哈……〔双手捧起〕

〔念〕玉玺呀玉玺，

做梦也想你！

没有真的，
造个假的。

叔王他不死，

我等不及要登基。

〔赵王把玉玺揣进怀里。宫女下。〕

〔唱〕包黑子王延龄在朝势众，

我与他水泼火不能相容，

洛阳城自称君把兵马操纵，

王府里要盖起六院三宫。

〔白〕赵能，这玉玺是何人所造？

赵 能：司马村玉石匠司马广精工雕制。

赵 洪：啊！司马村的刁民，好生是非，制造玉玺的事儿若被玉石匠洩漏，那还了得！

赵 能：王爷，这有何难，今晚是元宵佳节，趁村民观灯之时，
乘机挑乱灯火，把玉石匠司马广夫妻杀掉！不就完了？

赵 洪：好，赵能，与王爷备马一同前往。

赵 能：遵命。来呀！（众校尉走上）给王爷带马！

众校尉：啊！（同下。）

第 二 场

〔司马广夫妻同张保抱婴儿上。〕

司马广：娘子，随我来呀！（张保哭）

司马广：〔唱〕玉石匠一年到头为营生，

司马妻：（唱）咱夫妻难得欢乐来观灯；

司马广：（唱）元宵节焰火起普天同庆，

司马妻：（唱）但愿得风雨顺共享太平。

司马广：（唱）老家院，为何不往前走？

张保：东人你看，灯棚下人山人海，老奴挤不动，我抱着小东人，您夫妻二人热闹去吧。（接过小东人抱在怀里）

小东人，咱主仆二人到那边去看。啊……哈哈……

（抱小东人下）

司马妻：（唱）老家院心良善实在可敬，

司马广：（唱）爹下世多亏他照应尽心。

司马妻：（唱）咱把他当老人有依有靠，

司马广：（唱）到晚年奉养他不受苦穷。

司马妻：（唱）灯棚下一片繁华景，

司马广：（唱）五光十色照眼明。

（白）娘子，你看这灯棚下五彩缤纷，实在的好看。

哪！

司马妻：官人，咱们夫妻一面观灯，一面对灯好也不好？

司马广：你看花灯千万，怎样的对呀？

司马妻：随官人您问，为妻我就能对得。

司马广：好好好，如此说来就请娘子对灯呀？

司马妻：官人哪。

（唱）正月里十五灯火明，

咱夫妻二人来对灯。

司马广：（唱）云彩缝里亮晶晶，

娘子呀是啥灯？

司马妻：（唱）亮晶晶是天灯，

各路神仙来观灯。

铁李拐，赵公明，
二郎杨戬孙悟空，
大小神仙都来看，
剩下牛郎织女星，
好夫妻不相逢，
一个西来一个东，
牛郎星扯着儿和女，
银河两岸眼哭红。
人说天堂极乐境，
依我看天上也不太平。

司马广：（唱）天上之事咱不懂，
你怎知太平不太平？
叫娘子你往那池中看，
水里那是什么灯？

司马妻：（唱）清水池里荷花灯，
各样的鱼儿闹烘烘，
蚂虾观灯扛着枪，
鲤鱼观灯摆尾红，
猛然间荷花灯下乱摇动！
不好了，来了个乌龟老鳖精，
她把那灯火全搅乱，
清水池闹成浑泥坑。
正观灯只见得人拥挤，

〔赵洪上，戏司马妻，司马广上前阻拦，赵能上前推
开司马广。

司马广：啊！不好！

（唱）来了一群歹徒胡乱行。

司马妻：（唱）是君子就不该轻狂举动！

（白）官人，咱走。（下）

赵 洪：啊！哈哈……

赵 能：禀千岁，他们二人就是玉石匠司马广夫妻。

赵 洪：啊！杀！

赵 能：杀！（欲追）

赵 洪：且慢。赵能，

（唱）杀一男留一女抢回府中。

赵 能：遵命。

赵 洪：带马回宫。（下）

（二道幕前，赵能带众打手上。）

赵 能：来呀！王爷有令，挑乱灯火！

赵 能：众打手抢走司马妻，杀死司马广，把死尸抬走，张保赶来。

张 保：东人！东人！东人哪！……

（张被人役踢倒在地。）（幕落）

第 三 场

（赵王府。）

赵 能：（上）启禀千岁！

赵 洪：（上）怎么样了？

赵 能：把玉石匠喂了咱那恶虎犬，小娘子交给了张婆顺说，好与千岁婚配。

赵 洪：快令张婆走来！

赵 能：张婆走来！（上）

张 婆：来了，来了。见过千岁！

赵 洪：那小娘子可曾顺从？

张 婆：回禀千岁：女子性烈。顺说不从，寻死上吊，骂不绝声，

赵 洪：把她带来见我！

张 婆：是。小女子，快走出来呀！

〔司马妻上。

司马妻：（唱）赵王贼子害人精，

丧尽天良狗畜牲！

我要与贼子把理论，（进门。）

（白）强盗！

（唱）任你杀头我死不从。

赵 洪：小娘子，王爷我爱你如命，岂能把你杀掉。

（拉司马妻）！

司马妻：吓！你可知你恶贯满盈。苍天不容！你快快放了我那官人，让俺夫妻一同回去。

赵 能：一同回去？哈哈，你那官人他——早送回家了。

司马妻：哎呀千岁呀！（跪下）我们夫妻情深似海，家有小小婴儿盼娘要乳，你就该放我回家才是呀！

丫 环：你那官人他上了西天啦。

司马妻：啊？你待怎讲？

丫 环：喂了千岁的恶虎犬！

司马妻：哎呀……（昏过）

（唱）霎时大祸从天起，

司马妻：一阵昏来我一阵迷。

上前去我把贼咬死！

〔司马妻咬赵洪，赵洪拔剑。

赵 洪：（唱）我一剑刺你命归西！（杀死司马妻）

〔校尉急上。

校尉：启禀千岁，大事不好！

赵洪：何事惊慌？

校尉：司马庄的刁民拥在府门要与千岁辩理，说：千岁威逼假造玉玺，又杀人灭口！

赵洪：啊！这还了得。赵能！

赵能：在。

赵洪：吩咐校尉，捉拿刁民，逃者杀，奔者斩！火烧司马庄，鸡犬不留。快去！

赵能：遵命！（带人役下）

赵洪：正是：（念）

非是我心狠，杀绝除祸根！（下）

〔闭幕〕

第四场

〔天幕火光冲天。〕

张保：（内叫板）发了火……（抱小东人奔上）

（唱）赵王贼烧村庄天良丧尽，

只烧得冲天彻地红；

有多少百姓丧了命，

我躲到村外逃残生。

俺主仆二人去伸冤，

披星戴月奔汴京。

正行走只觉得腰酸腿痛！

（夹白）哎呀不好！

（唱）我一步一跌路难行！

（夹白）小东人哪！

（唱）我张保要有好和歹，

可苦了你这小性命！
我若死在中途路，
是何人给咱村民报冤情？
也罢，咬牙关我忍着痛，
爬一程来我走一程，
包相爷那里去告状，
我一步一跌要进京。（下）

〔幕落〕

第五场

〔二道幕前，张保抱小东人上。〕

张保：来至相府堂口，待我击鼓喊冤。

〔张保欲敲，看堂人拦着。〕

衙役：哎哎哎！你这个老头儿发疯啦！相爷的堂鼓岂能随便敲得？

张保：我要喊冤告状！

衙役：你有多少的冤枉？莫非你告天？

张保：（哭唱）我告天哪天不应！

衙役：再不然你告地？

张保：（唱）我告地呀地装聋，

我要告那洛阳王！

衙役：啊！

（接唱）告王爷吓得我大吃一惊！（白）

（白）哎呀我的妈哪！那赵王千岁本是皇太后的亲孙儿，朝廷的亲侄儿，亲封他为洛阳赵王。且慢说你击鼓告他，就是提了赵王的名字，按律条也要先打你四十大板

张保：俺准备挨它八十。

衙役：八十？老头儿，你可知状告当朝皇亲，要赤胸露背滚钉板！

张保：滚钉板？

衙役：头顶状纸跪铡口，一字说差人头落地。这就是朝廷的王法！

张保：（愤怒而笑）哈哈！哈哈！哈哈！就得上刀山下火海，俺也要找包相爷告那赵王！

衙役：十八匹骡子拉不走，你这老汉真有胆量。

张保：衙皂老弟，你看那厢又有人前来告状。

衙役：哪哩？哪哩？

（张保乘机击鼓）

张保：冤枉！

衙役：（慌忙禀告）启禀包大人：有一老公击鼓喊冤！

包公：（内声）升堂！

（开二道幕，王朝、马汉等四校卫上堂）

王朝：告状人上堂！

张保：（唱）怀抱着东人我……跪堂口（扑上）

咬牙切齿诉冤仇，

状告赵王罪魁首……

（众人呼威。举起板子。）

包公：刑法免去！大胆讲来。

张保：（唱）他私造玉玺使阴谋。

玉石匠遭害灭了口，

抢劫走他妻杀了头！

放火烧村成焦土，

三百口村民丧荒丘！

吃奶的婴儿丧父母，
俺主仆老小谁收留？
黎民恨！百姓仇！
字字行行写缘由，
生不休！死不休！
包大人为民报冤仇。

包公：（唱）老公诉状情悲愤，
赵王残酷害黎民；
夺妻杀夫甚毒狠，
他私造玉玺要篡君。
民不聊生我心头恨，
今日里定要审皇亲。

（白）这一老公，本相赐你纹银五两，暂且住到官店听候。主朝，要多加照看，不得有误。

王 朝：是。

张 保：多谢包相爷。小东人，你也给相爷磕个头吧！（下）

包 公：且住！洛阳王赵洪，昏庸残暴，私操人马准备谋朝篡君！请他不来，传他不听，无法无天！他敢杀公差抗天理国法岂能容他不成？（思考片刻，看看左右）

王 朝：请他不来？传他不听？

马 汉：无法无天！敢杀公差！

包 公：（忽然心生一计）噢！噢！噢！（昏倒在公堂）

王 朝：啊！相爷得了急病，快快搀回府去。（下）

〔幕急落〕

第六场

〔相府二堂。

〔包夫人、梅桂香上。

包夫人：（念引）不戴乌纱不穿袍，俺是相府女老包。

（半说半唱）相爷生来好吃面，

顿顿离不了生大蒜，

（半说半唱）嫩黄瓜，醋凉拌，

热豆付辣椒芝麻盐，

再煎两碗荷包蛋，

相爷吃饱好断案。

内 声：相爷得病回府！

〔包兴上。

包 兴：禀夫人，相爷得病回府！

包夫人：快快搀进府来！

〔王朝、马汉搀包公上，落坐。

包夫人：相爷醒来！相爷醒来！（见包不语）哎呀不好！

（唱）一见相爷发呆症，

倒叫为妻吃一惊！

叫声相爷你醒来吧！

啊！你为何大睁两眼不吭声？

包 公：（睁眼痴望）夫人打鬼，打鬼，快快打鬼呀！

包夫人：青天白日，那来的鬼？

包 公：这这这……我面前都是甚等之人？

包夫人：这都是侍候相爷的。

包公：不用，不用。

包夫人：王朝、马汉退下！（王、马下）

家院，丫环下面侍候。（包兴、梅桂香下）相爷醒来！（包醒，左顾右盼）

相爷，你看些什么呀？

包公：这人等那里去了？

包夫人：尽都退下了。莫非要唤他们？

包公：慢来，慢来。

包夫人：相爷，你的病疾如何？

包公：我的病吗……好了，好了哇。（二人左右分坐）

包夫人：相爷，今日回府，一会儿有病，一会儿无病，莫非早起升堂你碰着鬼了？你中了邪啦？

包公：夫人哪！

（唱）夫人莫提我升堂，

提起我升堂气断肠！

包夫人：（唱）相爷接的那家状，

莫非他告天，告地，告玉皇？

（白）你气个啥？

包公：你听哪！

（唱）清晨起来堂鼓响，

有一人怀抱婴儿喊冤枉，

告的是洛阳赵千岁，

他横行霸道抢占民妻太猖狂！

包夫人：怎么说？赵洪千岁抢占了民妻？

包公：正是。

包夫人：良家女子有儿有女，洛阳赵洪真乃是欺天！

包公：太甚哪！

(接唱)他残杀乡民司马广，

尸骨丢弃喂老狼。

包夫人：你道怎讲？那赵洪又把人家丈夫给活活杀死了？

包公：杀死了哇！

(接唱)赵王深夜遣人马，

放火焚烧司马庄。

包夫人：啊！这个小昏王，焚烧了司马庄！庄上的黎民百姓岂不是烧死了？

包公：烧死了哇！（唱）

烧死黎民三百口，

树木房屋尽烧光。

家人张保躲出了村，

喊冤来到相府堂。

包夫人：（唱）相府堂上把赵洪来审，

你叫他与那铜铡配成双。

包公：好哇！

(接唱)撩袖取出冤枉状，

我与夫人来商量，

这一案官司交给你，

你给本相帮帮忙。

包夫人：怎么，这一案官司叫俺来问？（看状）

包公：交于夫人明断。

包夫人：俺也不是夸口，叫俺断，那赵王贼子，好比那麦黄杏
黄了儿。

包公：此话怎讲？

包夫人：我一捏两瓣。

（唱）赵王贼子丧天良，

你就该拿他到公堂。

包公：（唱）有心拿他到公堂，
他不在汴京在洛阳。

包夫人：（唱）在洛阳，有何妨，
差人火速传赵王。

包公：（唱）赵王私操人和马，
公差去了一命亡。
叫夫人坐下仔细想，
这一案你要多思量。

包夫人：哦！赵洪斌子这一枝干柴，还不好搬哪。

（背唱）这一案难着了包丞相，
就是俺也费心肠。

我若是接下这张状，
要大动干戈把神伤。
俺不长不短一旁坐，
看相爷做个啥文章。

〔把状纸放在桌上，

包公：嘿嘿！

（唱）把状子放在桌子上，
她不言不语坐一旁；

（手拿着状纸心暗想……

包夫人：相爷，你倒是想好了没有哇？

包公：我要是想好了，还来向夫人领教？

包夫人：你不用向俺领教啦，把那赵王贼子铡掉，不就拉倒啦？

包公：咦！她倒说得轻巧。夫人哪！

（唱）这一案夫人你要上公堂。

包夫人：哎呀！这个事是圈里有我？还是场里有我？为什么

我要上公堂？

包公：（唱）夫人才高有胆量，

咱夫妻定计拿赵王。

包夫人：哦，说半晌你与我要计来了？

包公：正是。

包夫人：相爷你要计可是没有，要情理么，俺倒有一件。

包公：夫人请讲。

包夫人：你可知那赵王爱的啥？恨的啥？想的啥？盼的啥？

包公：那赵王本是荒淫无耻祸国殃民之徒，他爱的是花天酒地，恨的是忠臣良将，想的是相府权柄，盼的是篡位登基。

包夫人：相爷，如今要是你死了，那赵王喜不喜欢？

包公：呃！你怎么让本相白白地死了！

包夫人：你死了，让宋王传旨调那赵洪进京执掌相府四块太

印，三口铜铡，他来不来相府接印？

包公：啊！（心喜）他定会来相府接印。

包夫人：他进了咱的相府，插翅也难逃！

（唱）相爷得病在公堂，

就说回府一命亡。

相府二堂设灵位，

差人四处去报丧。

叫王朝禀于老丞相，

请恩师奏本见宋王。

保赵王执掌相府印，

调他离洛阳来汴梁。

赵洪贼进京来相府，

拿着他送到铡口见阎王。